



鬼神劫

景斌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鬼神劫

景斌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神劫 / 景斌 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 11

ISBN978-7-80680-912-9

I. ①鬼… II. ①景… III. ①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9583号

鬼 神 劫

作 者	景 斌
责任编辑	韩霁虹
封面设计	乐 途
版式设计	可 峰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力顺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360千字
印 张	20.25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912-9
定 价	34.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16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

主 办：陕西省委宣传部 陕西省新闻出版局
陕西省作家协会 陕西出版集团
承 办：太白文艺出版社

编委会：

主 任：胡 悦

副主任：刘 斌 薛保勤 雷 涛 陈建国

委 员：吴丰宽 禹鸿斌 齐雅丽 张 炜 党 靖

评审委员会：

主 任：陈忠实 贾平凹

委 员：肖云儒 李 星 畅广元 李国平 韩鲁华 刘炜评
段建军 杨乐生 王芳闻 冯希哲 韩霁虹

題西風烈士書
陝軍集結
再創輝煌

庚寅夏

平凹



■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题词

导言

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陕西省文联党组书记 刘斌

陕西厚重的历史文化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家。杜鹏程、柳青、胡采、李若冰等老一辈作家是陕西文学的奠基者，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铸造了新时期陕西文学的辉煌，陕西文学对中国文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1993年“陕军东征”引起全国广泛关注和好评之后，作为文化大省，陕西作家已经形成了整体优势，但还没有摆脱各自为战的格局，没有形成陕西文学创作的浩大声势。

鉴于此，遵照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胡悦同志的指示，由陕西省委宣传部牵头，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作家协会、陕西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承办的“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就是希望通过三四年的时间，筛选陕西本土作家原创作品，推出能够展示我省文学创作水平的优秀作品，形成“文学陕军”的品牌，带动我省作家进入新一轮的创作热潮。

实施项目带动发展战略是省委、省政府根据全省发展实际，着眼于加快文化、经济长远发展做出的重大决策。当前，陕西文化产业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省委、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大力扶持原创性的“大戏、大剧、大片、大作”，使我省的文化精品生产水平持续稳步提高。省委宣传部决定对“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重大文化精品项目从政策、财政上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就是为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搭建桥梁，编织纽带。

文学即是人学。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是人文的复兴。陕西经济的腾飞，离不开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氛围。我们推出“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宏大的文学工程，就说明我们有勇气、有能力、有信心把陕西文化大省的文学资源转化成新的生产力。

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雷涛

去年这个时间，和省作协的几位同事在一起闲聊，话题由陕西作家是是否存在“断代”现象扯到了有无希望使文学陕军再次勃兴。当时有人直言，陕军有望“二次东征”。我不主张用“东征”一词，因为它有对兄弟省市同行们的不敬之意。但我渴望陕西文学再度辉煌，当然也包括大量新人新作的涌现。

闲聊中有人提出可否以“集体亮相”的方式推出一批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这个话题当时只是说说而已，但当我们把这个想法和太白文艺出版社交流并向省委宣传部领导汇报时，得到的赞同和响应都是热烈的。这就足以使人感到这是一个只要想干事、能干事，就能干成事的时代。

作家和出版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想，不论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时期，都应当建立互信互爱、密切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项目有了省委宣传部的肯定和支持，就有了整个社会和媒体的关注；有了和太白文艺出版社的“联姻”，我们就搭建起了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桥梁，这样可以集结更多更好的作品，做最广泛的宣传、最大化的市场，不光要出成果，还要出效益以及影响力。这对促进陕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为了将这个项目做好，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争取上级部门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大媒体的舆论宣传，在全国营造更加浓厚的关注陕西文学创作的氛围。更重要的是，要动员社会力量关注和支持这项工作。

对文学创作者也应提出更高的要求。要不断创新文学观念、内容、风格和流派，从生活实践中丰富素材、提炼主题、鲜活语言、捕捉灵感，创作更多生活气息浓郁、底蕴丰厚，有一定的精神高度和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文学精品，为广大群众提供一场文学盛宴。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作协名誉主席 陈忠实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新闻发布会上听到这项前所未有的文学图书出版计划的基本思路时，一个作家从我的记忆深处浮泛出来。

他年轻时穷困，穷困到不惜冒险参与海盗行径。但他突然发生了良知反省，产生了想写小说的欲望，而且这欲望强烈到不可压抑，急切到刻不容缓，他便逃离了海盗团队，栖居在海边小镇一个小屋里写起了小说。写成一部小说后，跑了几家出版社，没有一家出版社看中，但他痴心不改，更加专注于新的小说构思和创作。终于有一部小说得到了一家出版社老板有点勉强的认可，决定出版。他喜不自胜，拿着说不清是稿酬还是版税的10美元酬金，到当铺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赎了回来，再把剩下的几美元全部买成最粗劣便宜的面包，堆在屋子里，潜心进入下一部小说的写作。到面包吃完的时候，他又把那辆自行车送到当铺里，换几美元再买粗劣便宜的面包，继续他的长篇小说写作……直到他走红并响亮于美国文坛，直到他的作品被众多出版社预约、抢购，甚至高价收购，这样，一个享誉美国乃至世界的伟大作家终于铸成不朽。他就是杰克·伦敦。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即将启程的庄重而又令我鼓舞的仪式上，我想到杰克·伦敦如果是在当代中国陕西，肯定会进入“西风烈”图书出版系列，而且完全可能早几年就破土而出。因为“西风烈”出版工程的决策，正是基于目前中国文学图书出版现状做出的。任谁都能看到，文艺书籍的出版呈现着一热一冷的现象，名家的作品成为抢手货，本

省难得留住，多数流向省外出版社出版；而众多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写出的作品却少有人问津，出书成为普遍性困难。这是实施市场经济运作的出版业必然发生的现象。而“西风烈”出于发掘、扶植和培养有才华有潜力的新一代陕西青年作家，整合陕西作家整体实力的主旨，出版工程不是只盯着知名走红的作家。

面对“不相信眼泪”的图书出版市场，能够做出这样大气魄大动作的出版工程的决策，无疑出自一种富于远见的大思路大眼光，是为着尚未破土而出也尚未成名的陕西的“杰克·伦敦”们铺桥修路的，也就是为着陕西未来的文学事业的灿烂前景的。

陕西被认为是文学重镇。中国“十七年文学”有陕西作家的重要建树，新时期文艺复兴以来的当代中国文学，也有陕西作家不同凡响的声音。在当代文学界，尤其是陕西文坛的各界读者群体，似乎都在关注陕西文学的未来，更偏重于3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的成长和前景。能引起各方各界读者的关注，深以为幸，也是一种催发的力量。在我看来，这个“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出版工程的实施，便是最务实的扶植青年作家成长发展的举措。得着这样有力的扶持，陕西的青年作家将减除杰克·伦敦当年的苦苦挣扎，能够缩短破土而出峭立未来中国文坛的时间，不仅创造陕西文学的新风景，也将成就中国文学别具一格的景观。

我为进入“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作家庆祝，并期待好作品不断出现。我对项目的创立者和实施者诚表钦敬之意，你们的思路，你们的用心，都是为着神圣的文学事业的。

著名文化学者 肖云儒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属于叫人眼前一亮、拍案而起的大点子。这是陕西文学队伍的一次大的展示，也是陕西文学创作的一次大的策划，还是陕西文学出版的一次大的行动。面对着这个行动，很多人会很自然地联想起以前陕西的几次文学出征，包括六十年代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那一个群体在全国的影响，获得了“陕西是中国文学重镇”这样一个称号的回报；包括九十年代的“陕军东征”，强化了陕西是文学大省的这种威望和力量。

这一次行动和上两次出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上两次陕西文学出征，基本上是陕西文学创作力的展示；这一次出征是策划力、创作力、营销力、执行力的综合展示。上一次的出征还停留在文学生产传统的循环圈内，也就是“作者——出版社——读者”这样一个传统的三维循环圈内；这一次出征已经进入了“作者——策划者——出版者——营销者——读者”整个一个市场经济时代文学生产的大的良性循环圈，我觉得它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一次这个行动，基本上是策划和创作同步，但是策划先行。它策划意识之强烈，对资源组合的观念之强烈，包括创作资源、出版资源、党政资源、市场经济的资金资源的组合，还有它形成品牌的带动能力等等，标志着陕西文学生产力进入文化产业的一个良好的开端。所以，这次行动在陕西的文学史上和出版史上都具有一个转型的意义。我唯一希望的是，把这个输血型的行动转化为造血型的，更新资金，融合资金，使文学产业链能够更快地提升。

居住在天国的并不一定是神

居住在人间的并不一定是人

居住在地狱的并不一定是鬼

——刁永泉《断想》

年轻漂亮的谷子成了寡妇,这是村里人根本没有想到的事。

那年,王家堡闹鬼,整个村庄在看不见的压抑中乱成一团,从早到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像丢了魂儿一般,说不清是恐慌还是落寞。有心的人从诸多反常现象中找出了根源,说那是动了太岁爷头上的土,不然一头滚溜圆的犍牛,走得好好的怎么就跌入城壕一命呜呼?村头他三婶家的孩子,昨天还活蹦乱跳的,过了一夜,就让阎王给招去了。看看,这都是些啥事儿?说这话的人是谷子的公公、王南原的爹王多劳。他这么说有他自己的由头,去年冬天,有人在土场里挖土,一镢下去,土没挖下一块,高崖上却闪出一道白光,一抬头就钻进天边黑云里了。后来,村里便接二连三地出事。

王多劳没有说自己儿子暴病身亡的事,只念叨生产队里的那头牛和别人家的孩子,他是要以避重就轻的口吻倾吐自己心里不快:

“哎,我的天神爷呀!”

旁边听王多劳说话的人很多,却都假装没有听见,将头扭到一边,看天的看天,看地的看地,没有一个接他的话茬。放在以前人们不敢,以前王南原没有死,当着西坡大队革委会主任,不看僧面看佛面,人们只能顺着主任他老爹的话往下溜。眼下他们不再需要迎合,不再需要低三下四了。说得扬眉吐气点,腰杆总算挺直了一回:闹鬼,还不是因为王多劳的儿媳?要不是她那个丧门星,平静的小村子咋可能出现那么多的奇事怪事?

大家将村里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事与曾经在人们面前不可一世的谷子连在一起。

“简直就是个鬼!”有人往地上吐唾沫,牙根儿咬得咯咯响。

“简直就是个鬼!”更多的人重复着那句话。

唾骂和议论的蔓延并非空穴来风,说起来全是谷子自己招惹的。

那是一个黑漆漆的夜晚,夜幕严严实实地将村落遮盖了,瞬间变得阴沉。谷子心里更阴,她这些天懵懵懂懂,几乎连最喜欢打扮的习惯也改变了。她恍恍惚惚地步进自己的小屋,给刚死去的男人上了三炷香,对着墙上王南原依然黑着面孔的照片看了

看，悲悲凄凄地抽泣了一阵，然后就到后院里去拢麦秸秆了——王家堡的人冬天用麦秸烧炕，麦秸比别的柴火柔，燃烧后火屑持续时间长，暖暖的，不会烤着燎着让人难受。因此，一年里烧土炕需要的麦秸秆便很实用地在自家的院子里堆成一个垛。

谷子推门进了后院，朦胧中发现麦草垛后闪出一个黑影。黑影一出现就没有躲避，在麦秸周围绕了一个小圈后直直地站在谷子面前。这一站差点没将谷子的魂牵走。她颤巍巍地向后退了一步，身子挨紧墙壁，歪歪斜斜地跌在地上。她一手按住墙壁，另一只手挡着脸，放着胆子用余光瞅过去。黑影的脸扯得好长好长，像王南原的爹时常披在肩上的褡裢，鼻子不是鼻子嘴巴不是嘴巴的，没有一点人样儿。谷子用双手捂住眼睛，发出了一声野鸭般的尖叫。黑影上前要扶谷子，谷子的胳膊甩了一下，傻了似的蜷缩着，窝在墙旮旯里。黑影向后退了一步，最终说话了。黑影说他就是王南原，想谷子想得没办法，就匆匆赶了回来。还说他浑身冷得不行，需要在热热的土炕上暖一暖。谷子不信，打着哆嗦问：“你不是死了吗？”王南原说：“是死了，阎王听说我有一个漂亮女人，不忍心，给了一夜假，让我回来再亲热一回。”

谷子迟疑了一下，觉得做了鬼的王南原怎么说也够可怜的，也就信了。她却仍旧捂着眼睛，不敢看王南原已不再是人的那种模样。她或者是吓傻了，也不说话，背着身鬼使神差地回到自己的房里，将平铺在炕头上的被子扯开，慢慢地躺下去。

黑影跟了过来，伸手去摸谷子，却摸出土炕的冰凉，就转身到后院里抱柴火。这样的动作谷子熟悉，王南原活着的时候每天都由他烧炕，谷子几乎没有动过手。今夜，谷子像往常一样静静地在一旁看着。黑影动作娴熟，将一拢麦草胡乱塞进炕洞里，划了根火柴点燃，用一把蒲扇扇了扇，就急急地挤进谷子的被窝。这也是谷子早就习惯了的。谷子像是在梦里，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切都是真的，但她希望不会有错。那样，她就能知道阴间里的一些事情，比如自己的男人住在什么地方，吃些什么，那些填进肚里的东西叫不叫粮食，变成了鬼还会不会想女人等等。但她还没有来得及问，已经走进了男女之间的那种事情里。事后她回忆了一下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总觉得与往常的感受不大一样。以往王南原虽然贪，贪过之后便呼呼大睡，今夜王南原有些特别，不但没有蒙头大睡，却在片刻之间重复了一次，没过多久又重复了一次，而且还哼哼唧唧地像唱歌。以往王南原事后总会紧紧地抱着她，问一声感觉怎么样。眼下他没有这么做，他一直让她的前胸对着墙，而他仅仅在身后拢着。按理谷子或者会感到不习惯，但谷子害怕，一直静静地躺着，根本不敢同阴间的丈夫多说一句话，一个夜晚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去了。

等谷子第二天早晨睁开眼睛，黑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去。

谷子穿好衣服，突然记起昨夜发生的事情，目光都直了。到底是在梦里还是真真切切的事情？她想再验证一次。她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自己的下身，那种说不清楚的

惊恐就又增加了一层,不管从哪个角度分析,她都无法否定已经存在的事实。

她“扑通”一声跪在王南原的灵堂跟前,扯着哭腔说:“南原呀,你这个死鬼,既然忘不了我,咋就丢下我去了呢?你这个死鬼……”

谷子到这时候才真正伤起心了。她抹了一把眼泪,王南原去世前的情景就又出现在她的眼前。那天,苏大脚的儿子天助将王南原从外面背回来,说是人从大队回来没说几句话就倒在他家门口。谷子惊讶地问:“出门时还好好的,咋可能突然出这么大的事?”天助说:“现在不是问这问那的时候,得赶紧救人。”谷子点点头,就慌手慌脚地忙开了。好在天助的母亲苏大脚过来帮忙,他们的胆子也就正了许多。

苏大脚按她自己的办法为王南原祛病。

她二话没说,让谷子和天助将王南原放平,解开上衣扣,拿过来一个枕头垫在他的脖子下。谷子和天助一一照着做完,她便进了厨房拿起一个青瓷碗,盛了满满的一碗水,去厨房拿来三根筷子,用手在王南原胸前画了几圈,将筷子伸进水里蘸了蘸,哗哗啦啦往王南原肚脐上一淋,说了声“南来的神,北去的鬼,让我们的主任轻松些吧……”就将三根筷子直直地竖在了水碗里。

筷子真在水中立了起来!用王家堡人的话说,是将鬼牢牢地定在那里了。谷子毛骨悚然,正惊得不知说什么好,苏大脚说话了:“看来你男人还真遇着了小鬼,你快去厨房拿点吃的,让小鬼吃饱,好送它上路。”谷子应了一声,跑出去拿了一个白馍,三下两下掰成碎屑,一点一点撒在门口。这时,苏大脚向远处瞅了一眼,用木棍画了一条斜线,斜线指向院外,有点像是给鬼指路的样子,然后用尽浑身力气,一把将三根筷子打落在地。筷子落地的时候蹦了几下,苏大脚用双手向外一拨,吹了一口冷气,对谷子说,鬼已经被她赶出去了。

做完送鬼的事,苏大脚喘着粗气,走到谷子面前说:“好了好了,你让他好好睡一觉,醒来就没事了。”

谷子松了一口气,拉过来炕上的被子,正要给王南原盖上,突然愣住了。王南原的肚子鼓得厉害,疙疙瘩瘩的,像一条布袋里装满了土豆。谷子过去摸了摸,很硬,像砖头瓦片似的,摁都摁不下去。她记得丈夫半年前就说肚子里有东西,她为他摸过几回,摸完开了一句玩笑,说又不是坐月子的婆娘,咋可能有东西?谷子压根儿就没当回事。没想到肚里的硬块长得那么快,半年下来就将肚子撑得不像肚子的样儿。谷子弄不清丈夫的昏迷是不是与这些怪物有关系,可面对这种奇异现象,她还真生出了惧怕。

王南原在炕上躺了半天,到了下午,日头转到了沟岭里,人却仍旧昏迷不醒。谷子伸手去动他的头,头像一只西瓜似的向里滚动了一下。谷子觉得不大对劲,吓得向后退了一步,额上顿时渗出冷汗。她不敢怠慢,转身就去找苏大脚。

苏大脚正在自家院子里抡着一把菜刀剁猪草，见谷子进来，赶紧迎上去，问王南原是不是好些了。谷子说：“倒不如前半晌了，你快去看看吧。”苏大脚说：“不可能，我费了多半天的劲，咋可能啥作用都不起？”苏大脚虽然说得很肯定，心里却一阵阵发毛，她对她那种祛病的办法一点把握也没有。

以往苏大脚为巴结谷子，没有少费心思，到了现在，这种巴结依然有增无减。她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在全大队十一个小队的女人堆里，就谷子活得滋润，村里出外串乡做编竹活儿的男人们，在外辛辛苦苦，挣了几个钱，买得一两样女人用的东西，却不敢给自己的老婆，一定要拿了送给谷子，他们为的是下一回还能得到大队的照顾，顺顺当当挣点油盐钱；妇女们偶尔上街，少不了捎个发卡彩绸什么的孝敬谷子，同样有一个目的，为的是队里能分配轻松的农活让她们干……这些获取，谷子从来没有动过嘴，可村里的人全都心知肚明，谷子是谁？大队革委会主任的“太太”，怎么可能让她自己说出来？像苏大脚这样精明的人，当然明白人与人交往的奥秘，时间长了，关系也就拉得近了。有了这种关系，遇了事自然不好意思后退。苏大脚二话没说又跟谷子去了。

苏大脚走进谷子家，向土炕跟前凑了凑，对着王南原端详了一会儿，说：“赶紧拿些麦草过来！”

等谷子从后院将一捆麦草抱进屋里，天助叫过去的两个人也到了。一个是生产队的会计铁算，一个是小队长向北，他们都是王南原的铁杆兄弟。灾难面前见真情，这是紧要关头，紧要关头自然少不了他们的冲锋陷阵。苏大脚用自己动不动就会闪一下的眼睛给大家说事，她这会儿仅仅让眼睛轻轻地一转就把什么事都说清了。她从身上掏出一盒火柴，“哧”地一划，将身边的一堆麦草点燃，示意会计铁算、小队长向北将人抬到火上烧。两个大男人愣了愣，见苏大脚义无反顾，就将人抬了过去。人在火上晃，火在身下燃，折腾了半天，王南原的棉衣被烤焦了一小块，他们的手也让火熏得黑乎乎的，却依然没有动静。谷子心疼，说：“能不能停一会儿？”苏大脚摇摇头。苏大脚满脸是汗，一喘一喘地说：“不看都到了啥时节，哪里敢马虎？”苏大脚是要以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来搭救王南原的性命。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王南原却始终没有醒。糟糕的是先前王南原的腿和胳膊还软溜溜地摇摆，经他们手忙脚乱地一阵折腾，王南原浑身渐渐变得僵硬，像一根直直的木头棍子。在整个烘烤过程中，苏大脚一直跑前跑后，一会儿紧闭双目，一会儿双手合十，像是丢失了什么，又像是要索取点什么。然而等她再次睁开眼睛，神情却完全变了。具体地说是当她将手放在王南原鼻孔上时出现的变化。她最终让三个男人将王南原放在炕上，自己头一个溜出了谷子的家。

谷子到这时候方才明白，王南原还是离她而去了。

谷子昏睡了三天,等再次醒来,她的男人已变成坳地里的一个土冢。土冢不低也不高,冢上飘着几根柳枝挑着的纸幡,摇摇晃晃,将谷子的心摇成一团乱麻,连村里的气氛也摇得怪怪的。

突然出现的意外,将好端端的谷子拉进了悲痛之中。然而,偏偏在这时候她与阴间的丈夫有了那么一次不知是真是假的隔世狂颠,怎么说都给谷子的心上笼罩了一层雾霭。在一段时间里她一直懵懵懂懂,使劲回想都无法弄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需要倾吐,需要亲近的人帮她辨别真伪。她出了门一转身就进了隔壁铁算的家,吞吞吐吐地将那夜遭遇的事说给了铁算的老婆花二秀。花二秀在谷子的讲述中一直瞪大了眼睛,她不可思议,人死了变成鬼了还能干那事,这在王家堡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在花二秀的娘家花家陵也没有听说过。到底会是怎么一回事?花二秀不明白。但从那天以后,花二秀却一直觉得像是有人跟在她的身后,要将她也拉进那种怪事里。夜里她往炕上一躺,只要铁算向她身边一靠,她就会产生一种鬼怪缠身的感觉,马上将身子紧紧缩成一团。铁算莫名其妙,问,花二秀就结结巴巴地说了。铁算觉得稀奇,又将话传给了另外一些人。这样一来,整个村子便弥漫起了说不清道不明的鬼气。

也就在这时候,有人在土场里看见了一道白光。没过几日,生产队的牛掉进城壕里,村头他三婶的孩子接着也夭折了。

村里之所以阴气越来越重,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苏大脚的家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苏大脚一生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现在最小的那个女孩也长到了十一二岁,成了一个大姑娘。而苏大脚呢,虽然已年过五十,眉毛仍然弯弯的,嘴唇抹了些红帖子上的那种红,年龄就开始往小里走。她将自己的这种“年轻”说成是神给的,她甚至说他们全家都是神保佑着一步步走过来的。这话一经说开来,王家堡的人就都信了:他们一家,若不是神护着,能有今天这样的光景?她的故事因此也就被人们传扬着,感慨着。

苏大脚十八岁生养孩子,第一个是男孩,分娩的时候大出血。接生的是后村的刘妈,七十好几的人了,耳不聋眼不花,算是方圆几十里最有经验的接生婆。她看了看无法收拾的摊场摇着头说:“不光孩子活不了,恐怕大人也保不住。”说完,无奈地走了。刘妈走后不久,孩子却安然无恙地生了出来,而命在旦夕的苏大脚昏睡了几日,也奇迹般地挨了过来。对于这种转危为安,苏大脚没有别的解释,只说是老天保佑的结果,因此给孩子取名天助。天助长到两岁,苏大脚又怀上了,这一次妊娠反应更大,什么都不想吃,只想吞咽南边土壕里的板板土,吃了一块还想吃,不几天,竟将一抔泥土全都咽了下去。这种习惯继续了一段时间,到了来年的阳春三月,该分娩了,却生下一个像雪花一样白透了的女孩。孩子的眼睛是蓝色的,一出世就滴溜溜地转。这可吓坏了苏大脚,也吓坏了他们一大家人。咋会得了这么一个怪物?苏大脚紧闭着眼睛,不愿再看

第二眼,对丈夫说:“快把她处置了吧,我一看见就恶心。”丈夫也觉得扫兴,半夜起来,将孩子抛进了村西边的树林里。

三年过后,苏大脚再次怀孕,秋末分娩,依然是个一白到底的孩子,只是将上次的女孩变成了男孩。苏大脚这回不敢再糟践孩子了,她怀疑自己可能前世作了什么孽,老天爷是要用这种方式惩罚她。她于是就想起了怀孕时梦里常常出现的幻景:满山遍野的雪花,纷纷扬扬的,落着落着就到了她的身上,落着落着她的心就开始发凉了。丈夫王二拐在炕下添了一捆一捆的柴火,被子都烤糊了,却依然暖不热她的身子。这能说是偶然?她想,这种白或者早就根深蒂固地长进心里,推不掉抛不去,于是也就认了。她将孩子当成了恕罪的对象,毫不犹豫地起名:地保。大儿子叫天助,她是要老天去帮助他;二儿子叫地保,她是要大地为他铺展一条生存之路。

苏大脚将白孩养大,孩子奇特地争气。他力大无比,干起活来像头牛,仿佛天生就不知道什么叫累,小小年纪就与成年人干一样的活儿,这也算是苏大脚一家的福分。苏大脚自从留养了白孩,自信已经跨过了一道鬼神设置的坎儿,也就不再恐慌了。几年后,事实证实了她的揣测,苏大脚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一切正常,也就宣告了厄运的终止,苏大脚因此更加相信阳间阴间那些说不清楚的事情,动不动总用神来解释她及她家里的一些遭遇。她的丈夫王二拐本来不拐,突然拐了,是因为一次大的事故。那一年,王二拐去百里之外的深山砍柴,不小心从几丈高的悬崖上掉下来。按当地人的说法,从那么高的石崖上落下,即使再硬的命,也不可能生还。王二拐却创造了奇迹,他只断了一条腿,却保住了一条命。这样的事情没有在别的人那里发生,单单在她男人王二拐身上出现,苏大脚就有说头了。她说是神救了她男人,只有神才有这种超人的本领!她感天谢地,逢人便说:“神就是神,你诚心诚意地供奉它,它就能时时保佑你平平安安。”

苏大脚的渲染和谷子家发生的事凑在一起,小小的村落就不再安宁了,大家都在心里盘算,怎么才能将小鬼赶走,让能带来福祉的神灵关照这块世代繁衍着王家堡村民的土地,那样,他们或者就永远避开了厄运。

然而,美好的愿望并没有成为现实,村里的阴气越来越重。人们时时如履薄冰,谈虎色变,像是被一根绳索紧紧地套住了一般。发展到后来,只要日落西山,东家西家的,就都早早关紧了大门,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特别是孩子和妇女,即使遇了明月高悬的傍晚,也身居小屋,依然连头都不敢向外伸探。到了深夜,西北风一刮,呼儿呼儿起哨子,外加村口大树上那只猫头鹰凄惨的鸣叫,许多人即使醒着,也常常将头蒙在被窝里,大气不敢出一声。村庄因此死气沉沉,像是临了阴魂不散的乱人坟。倘若这时候野猫野鼠在屋檐上动一下,人们就再也没有入睡的情绪了。

村里难以入睡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刚死了丈夫的谷子,一个是不知道该怎么将

神鬼之事进行到底的苏大脚。

王南原变成鬼之后与谷子亲热的事，在谷子那里虽是个稀里糊涂的谜，但她回想起来，仍有种苦中带甜的味道。王南原活着的时候整天跑得不着家，谷子想干啥家里缺点啥王南原从不放在心上，夜里进行男女之事也像是坐在台子上讲话，虚虚假假的，品尝不出一来一去里的那种甜蜜和温馨。难道只有阴间，才让王南原感受到了失去后的缺憾，懂得了扯不断理还乱的感情？

谷子闭着眼睛想，越想越委屈，她对王南原的撒腿而去耿耿于怀，心里泛起了重重叠叠的埋怨，怨完了，倒很希望王南原的死是假的，那样，她与丈夫就能重新过以前的日子了。她的这种期盼显然已经不可能。退一步说，人没有了，哪怕能与“鬼”约会，也比一个大活人突然灰飞烟灭要强，起码能得到王南原对她的那份体贴，心理上也算获取了一点安慰。她刚刚这么一想，马上又摇起了头。她很矛盾，她怕看见王南原恐怖的脸，也就是那天看到过的那张脸。王南原的脸怎么可以变成那么个样子？黄泥一般，硬邦邦的，没有表情，没有知觉，与其这样，还不如……谷子越想心里越乱，恐惧也就越来越多，她最终关紧房门，蜷缩成一团，窝在炕角里发起了抖。

苏大脚在自己的屋里思维更活跃，想得更多。她开始意识到发生在村里的事绝不是一件小事，足以引起全村人的警觉。也就是说，以前神呀鬼呀的，只是她揣测和自我制造出的幻象，现在却变得千真万确，无可置疑。鬼都搅得人们坐卧不宁了，咋可能坐视不理？苏大脚在王家堡被人戏称为“女侠”。穷乡僻壤的，能摊上这个“侠”字，足见她对村里大事小事所起的作用。苏大脚一直具有的“阶级责任感”到了目前这个紧要关头更是激奋高亢：必须站出来，快快地将小鬼们驱逐干净，包括人死了却依然缠着谷子的王南原，这样，才好对村里人有个交代。她按照祖上传下来的驱鬼方式，第二天就去城背后的土壕旁砍了几根桃树枝，用这些枝棍削了十八个小木人，围着村庄，从东向西钉了过去。走到谷子家门口，苏大脚特意找了几个粗一些的，绕着门外的小路一连钉了三个。

苏大脚的行动，也算为村里做了一件人人喝彩、个个称赞的大好事。在别的人那里是不可能这种勇气的。据说弄不好不但驱邪不成，还会引鬼上身，损了人身上的阳气。苏大脚不在乎，她说她有这个把握，虽不敢肯定手到鬼除，起码让村里平静下来是不成问题的。苏大脚做完了这些事，功臣般摇摇晃晃地在村里走，逢人便说：“不会有事了，桃木橛子都钉了，鬼呀怪呀的不会再来了。”苏大脚说这句话的时候一直看着谷子，好像是对谷子说，已经做了鬼的王南原同样不会例外。谷子没有说话，也没有向苏大脚表示赞同还是反对，只将头低了一下。在她的心里，拒绝还是接纳，至今还没有最后确定：任凭苏大脚施法吧，她怕造成王南原来去的不便，到时王南原真要回来，七挡八挡的，找不到一条顺畅的道儿；不让苏大脚那么闹呢，村里人惶恐不安，到时怨恨

还不全都抛到自己的身上？

谷子没有猜错，没隔多久，王南原又回来了，出现在谷子面前的依然是她第一次看到的那张脸，长长的，一点表情也没有。谷子心里犯嘀咕：那么多桃木槲子，王南原究竟是怎么躲过去的？谷子想了半天，好是生疑：是苏大脚的功力不够，还是王南原的本事太大？谷子傻傻地愣了半天，端详了半天，发现眼前的王南原个子好像高了一些，拖她的那只胳膊也粗壮了好多。她正要问个究竟，那种不容推辞的搂抱已将她挟了起来，她像只小鸡似的被挟过前院，跨过屋门，顺顺当地到了炕上，又顺顺当当干完了要干的事。这一回王南原没有说给阎王爷请假的事，只说他会经常过来，让谷子像以前那样享受男女间的那种好。王南原说话的声音很低沉，像嘴里塞了什么东西。在谷子的记忆里，王南原从没有这么说过话，她猜想，或者到了阴间，面孔变了，声音也就跟着变了。

谷子按照自己的习惯，在完事以后摸着王南原的身体。她很早就听人说过，人与鬼的区别是一个热，一个凉。她摸到的王南原浑身热乎乎的，身上明显滚动着汗珠，她觉得奇怪，一只手很自然地移到王南原的隐秘处。她记得他那里有一块胎记，记上有几根特别长的汗毛，轻易就能捏在手上。可她将他的下身摸了个遍，却什么也没有摸着。她怔了一下，马上生出一个可怕的念头。

难道他不是王南原，而是另一个进错了门的……

她记起王南原开玩笑时对她说过的一句话：“你男人是有记号的，这记号就是商标，哪天摸不着了，肯定就是假冒伪劣。”当时谷子只管哧哧地笑，没往心里去。眼下还真验证了王南原的那句话，心里也就疙疙瘩瘩起来。她怕恐慌中摸错，又伸过去另一只手，两只手扩大了范围搜寻了一遍，还是没有。

她知道出问题了，懊悔至极。懊悔让她怒火万丈。

她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力量，蓦地坐起来，顾不得穿衣，绕到土炕的另一头一把拉开了电灯。那男人惊了一下，没想到谷子的动作如此敏捷，慌乱中摆着手，像是阻止，又显出了万般无奈：“你知道，人变成了鬼最怕见光，你就把灯关上吧。”谷子瞪了他一眼，眼泪马上从眼眶里涌了出来，她抽泣着说：“你，你，你不是……”说着将炕沿上的笤帚抛了过去。笤帚砸在那人的头上，那人双手捂着脑袋，慌乱无措：“咋能不是？”谷子用被子拥着自己的胸脯，哽咽着说：“你没有……”

那人没听懂谷子的话，正要做些别的掩饰，却被谷子猛不防冲过去，一把撕下了他脸上的面具。这种突如其来的举止瞬间揭开了事情的真相，王南原也就不是王南原了，却真真切切地变成刚刚当了大队革委会主任没几天的单眼罗。事情一下子糟得无法收拾。

单眼罗其实比谷子还小两岁，也就三十岁左右的样子。他至今没有娶亲。他没有